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謄錄舉人臣李元位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四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耿弇列傳第九

耿弇傳

弟國

國子東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

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後為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箕朔調守曰連率箕

少好學習父業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

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按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

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齋貢  
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  
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劒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  
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  
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轔轔也音  
力刃反

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  
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留署門下吏

○劉攽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弇因

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

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

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

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

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

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

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寵南陽  
宛人也

上谷太守即弇

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

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

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

續漢志曰

弇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

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

昌平縣名屬上谷郡

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

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級百二

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

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

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畢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畢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

武威聲曰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弟順為上谷  
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  
卧溫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故弇入造牀下請問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天子之命不出城  
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  
擄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

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

能辦也

辨猶成也  
音蒲覓反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

今定河北

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  
弇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

劉攽曰河北北據文多一北字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

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間使者從西方來欲罷

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

以集其大計

○劉攽曰按文多一其字

光武大說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

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

乃拜弇為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犧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謂壁壘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丹耿純劉植岑

彭祭遵堅鐸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

平谷

平谷解見光武紀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

平無終土垠之間

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

州西南銀

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

賊散入

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

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

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

時夷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

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弁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弁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弁進攻漁陽弁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

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

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隃麋侯

隃麋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

汧陽縣東南諭音踰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

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

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時征虜將軍

祭遵屯良鄉

良鄉縣屬涿郡名

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

陽鄉縣名屬涿

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

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

軍都縣屬

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

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

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

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山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

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

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

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

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

朝陽縣名屬濟

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

將軍費邑軍歷下

歷下城

在今齊州歷城縣也

又分兵屯祝阿

祝阿今齊

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莊縣東北

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度

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

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

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

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

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令得亡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

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

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

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岡陂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

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

兇恐懼聲音呼勇反

費敢悉

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

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

西安

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

淄相去四十里

畫中邑名也

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

澠水因名焉

居二城之間

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

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

會猶集也

後五日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

弇勅諸將皆蓐食

前書音義

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

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

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

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  
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  
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  
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弇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又皆疲勞何足摧  
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

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

袁山松書曰弇上書曰  
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

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  
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  
間步首可獲

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綏弇恐  
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

兵於內

伏琛齊地記曰小  
城內有漢景王祠

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

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  
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

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  
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

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浮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引兵散去後數日車駕

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

開基

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

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

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

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

將軍獨拔効

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

衛尉不聽為仇

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

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

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

又事尤

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弇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

取張豐平常以爲落落難合

落落猶疏闊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

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

負斧鎗於軍門

鎗鎗也示必死  
鎗音竹林反

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

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琊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

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

校餘黨

祝阿餘黨也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

屯兵於漆

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

八年從上隴明

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

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

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弇兄弟六

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況卒謚烈侯少

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

上音時掌

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

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

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

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踰

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

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

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

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

年

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

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

以妃為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

騎○

劉放曰按百官志羽林左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右監監左右騎不各有車字

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

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

林慮侯

林慮即上隆慮也此避殤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

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

決錄注曰寶字君達

大貴人數為耿

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

劉放曰按前後箕皆作紹封此誤

年平侯為侍中以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中郎將其後

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孰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淮陰

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敵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

箕決策河北○劉攽曰按他傳贊語無單言名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箕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

寸功夫豈不懷

懷思也

思立大功乎

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

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

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放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

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

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

東觀記  
慮作憲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郎

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

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  
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境外國素  
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  
為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  
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  
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  
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拒匈  
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  
警急則開

門晚 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放曰：按文多有字緣上也，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

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劉放曰：按致當作置。

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

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  
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  
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  
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  
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北伐匈奴  
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  
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  
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

告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縱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

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蹏也

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戍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

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

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  
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  
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為光  
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  
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  
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黎即鴟字古通用  
鴟割也音力私反長  
子沖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沖官至漢陽太守  
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

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平或作平丞相司直常況晁臯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

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

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

○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三年憲復

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

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

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粟邑侯

栗邑縣名屬左

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

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欵塞以

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

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

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

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

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

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餘人  
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  
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  
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  
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  
匈奴中郎將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  
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  
嚴圖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中定襄縣秦始皇初

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  
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  
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  
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  
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  
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謂者關寵為戊己校尉○劉  
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闕寵各為一校今都為戊  
己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

校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

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

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

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

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

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

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

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

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

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  
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  
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  
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  
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

笮謂壓恭

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貳師大宛中城

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

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

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

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破都

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

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

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

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

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

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炎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

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  
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  
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  
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  
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  
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皆降會

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

門闕

唯餘十三人衣屢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

也

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  
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  
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  
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  
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  
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脩為雒陽市丞張  
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餘九人皆

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  
據東觀記馬嚴齋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

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

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

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

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

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

愈恭薦竇固奪其權及

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

徵下獄免官歸本部卒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

溥音

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劉放曰案注文言扶風

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

元初二年擊畔羌

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為郎畢字季遇

順帝初為烏桓校尉

遇或作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

畢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

蘇武  
武帝

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

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

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俱捨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

曹子魯大夫曹沫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

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

相如解見寇恂傳也蓋以決一

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

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

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問趙  
殿釀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  
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變單虜迹  
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卷四十九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耿弇傳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諸奉同

臣

承蒼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子字

令詣于光武○于字似衍文

諸將擅命於畿內○諸奉同

臣

會

汾按下云貴戚縱橫

於都內二句相對為文畿內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  
四方不得云內也觀注自明

臣承蒼

按貴戚謂趙萌

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為夫人萌專權威福自己注

但以王匡張印當之猶未得實

從追至容城注在今易州道縣也。諸本同道縣地理志作遒縣

使監羽林左車騎注百官志。志字監本訛作序今改正

秉弟夔轉車騎都尉劉攽刊訛衍車字。臣承蒼按是

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憲為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衛車字非

衍也

盡獲其匈奴珍寶財蓄。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

圖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注馬城屬代郡故城在今雲  
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  
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臣會汾

按因馬迹築

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注蓋誤記

漢書注耳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銚王祭列傳第十

銚期傳

銚期字次況潁川郊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

略地頽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

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

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

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

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

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

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

說文趣與蹕同衆皆披靡

披普

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

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

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

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豪肥累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豪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累故肥子國也漢

以為縣故城在今豪城縣西並屬真定國累音力追反

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

鉅鹿下

兒音五  
奚反

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

攝幘復戰

攝猶正也○劉攽曰按幘為馬扇汗期被創中額則是幘字

遂大破之王

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

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

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

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

卷五十一

三五十一

唯天子得稱警蹕

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

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

州也

縣

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

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

擊

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

十人

身被三創而戰方力

力苦戰也

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

安成侯

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

食邑五千戶時檀鄉

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又魏

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

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

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二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

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  
行幸魏郡以期為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  
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  
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

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

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十年卒

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

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

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

建平縣名屬沛

郡故城在今亳州鄧縣西北一名馬頭城

後徙封丹葛陵侯

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鲖陽

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

東觀記曰父為詔獄丞

為郡決曹掾

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

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

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

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克

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

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

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

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

劉攽曰

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

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

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

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

說文曰歎

癡手相笑也歟音弋支反癡音踰  
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霸慚憮而還憮亦慙也音遽

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  
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  
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  
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  
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堅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  
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  
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今文尚書曰武

王度盟津白  
魚躍入王舟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以為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

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

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劉放曰按文脫衣可言以  
斂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

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

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為騎

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富波縣名屬汝  
南郡在今豫州

四年秋帝

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

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  
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  
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  
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  
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  
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  
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

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  
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  
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  
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  
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要  
切猶權時也一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  
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

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熒  
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  
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  
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  
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  
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  
界拘猶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  
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

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

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

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克

崞與繁峙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

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

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按

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

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

飛狐

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

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

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

漕

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

以省陸

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

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

淮陵縣屬臨淮郡

永平

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軼侯

軼縣名屬江夏郡軼音犬

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黃門郎度卒

子歆嗣

祭遵傳

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

祭界反 音側

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

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

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  
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為門下

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

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

貰猶

以為刺姦將

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

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

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  
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

箕關

箕關解在鄧禹傳

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

東觀記曰  
柏華聚也

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

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

新城縣名屬河

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

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

得霍陽聚

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

遵乃分兵擊破降

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

當王既執歎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

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

時

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

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友執豐降

說文

曰孟臂上也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

古音古弘反

綵囊裏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  
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  
曰當死無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  
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  
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  
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  
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聞過諸將以遵新破漁

陽令最  
在前 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

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披發久矣今  
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  
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  
進擊破之追至新闢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  
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  
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

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

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

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夜或作久

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

進屯龍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

獨留不郤

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郤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

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缣千匹以賜吏士

九年春卒

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緣或

作綵

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

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

東觀記曰

上還幸城門閑過喪車瞻望涕泣

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

如宣帝臨霍光故事

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

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為故事

詔大長秋謁者河

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

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

不名入門不趨

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死則疇其爵邑世無

絕嗣

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

丹書鐵券

傳於無窮前書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

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廢劉

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

放曰按文當作光明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頴

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近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

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

卓高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德大歎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

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

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城上

即隴

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

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還唯遵獨留不郤

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

吏人不知有軍

言不侵擾

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

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

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

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雅歌謂歌雅詩也  
禮記投壺經曰壺

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

謚法周書之篇

周公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制焉

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

軍陳送葬

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

車軍陳送葬

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乎遵之見思如此

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憇祭遵不已

羣臣各懷  
慚懼也

# 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竒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貢襄貢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貢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貢政清璽

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  
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  
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彫為能建  
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彫有勇力  
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  
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彫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  
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  
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

震怖畏形不敢復闖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

卒終也三

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

鮮卑名也

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

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欵塞上貂裘

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

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

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

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

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

責州郡不能禁

○劉放曰按文功當作切

彤乃率勦偏何遣往討之

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

龍音涉反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

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

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

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

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

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

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是非禦侮邪

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

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

邪山形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形性沈毅  
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  
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  
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為文薄而上之身  
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  
遺言帝雅重形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  
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形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  
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形

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形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

過也

條侯周亞夫也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

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

莊

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

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廣俗

又音久永

反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

徼人謂徼外人偏何等也符驗

也為偏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  
數級謂偏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

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十三

年為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

眚過也左傳曰不以一惜哉畏法之敝也

畏法猶  
眚掩大德眚音所景反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形抗遼

左邊庭懷和

後漢書卷五十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王霸傳乃令霸護度注堅護度也○堅當作監謂使霸監護軍士渡滹沱河也

封王鄉侯○地理郡國志無王鄉地名王字疑誤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光傳

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

嗇夫郡縣吏

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

善惡為役先後知  
人貧富為賦多少

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

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

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

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

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信都功

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

同心固守廷掾

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

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

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  
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

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傅舍謂  
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  
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  
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  
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  
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  
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  
遂與光等投幕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

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

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

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諤起

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

稱都從事諤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

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

今萊州○劉攽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

言郡太守明此行

詒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

所殺衆推詒為主更始封詒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刀

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

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

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

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

因號為檀鄉檀

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莊平

莊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莊音士疑反

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

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

是歲更封光阿陵侯屬涿郡名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

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

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

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

景帝更名將作  
大匠秩二千石

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

隗迺置眞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

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

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

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

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

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持重謂守正也執議  
不移回邪也隱避也

語在袁安

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

徙封西陽侯

西陽縣名  
山陽郡也

屬屯卒子勝嗣

東觀漢記曰  
勝字作騰

勝

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北鄉縣名  
屬齊郡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

黃今萊州縣也

父為高密都

尉

臣賢按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劉攽

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

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脩

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曰屬長也

郡中咸

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

所佩綬以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滌長襦忠更作新袍縕解支小

單衣襪而上之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

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

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

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

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

忠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

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  
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

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

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  
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  
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

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校亦

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  
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

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著音直畧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病濕痺免徵

詣京師十九年卒子

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

東觀記曰

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

子廣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鍾俱擊南陽朱鮑而病卒于軍子普嗣徙封洨氏侯洨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洨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洨音胡涓反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

脩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世祖徇河北

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

祖軍形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  
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形廷對曰  
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  
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  
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  
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  
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  
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

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

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

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

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

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

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

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

行大司空

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

曹侍中

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  
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

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

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

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

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

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

臺侯

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按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壹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

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

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

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

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

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

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歆字細君也

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

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喜歆

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

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

里舍漆園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劉攽揚擊筑為歡

曰按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

揚擊筑為歡

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

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

將軍封觀津侯

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蓆縣西北

喜卒復以歆為驍騎

將軍封浮陽侯

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

喜歆從征伐

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

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

華陽縣南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

莽改定陶

國曰濟平也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

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

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

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迺得見因說

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

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奮

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

拔猶卒也拔音步末反期音暮而德信不

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

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

兢兢自危猶懼不終

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

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

貌饒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迺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

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

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

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

反

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

從兄訴宿植俱詣上所在  
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

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

弟訴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

續漢書曰皆衣縑襪渝絳衣也老

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

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

酈元注水經曰郎水

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橐城縣西南也訴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訴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

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

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形鐵脰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傅三矢使銜枚  
間行傳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

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  
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  
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

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

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

靈壽縣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  
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

詣懷宮

懷宮河內縣名有離宮焉

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

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

復造作識記云赤九之後瘳揚為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

代孫故云九

揚病瘳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

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

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

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

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竝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揚

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

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

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

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

細

東觀記續漢書細竝作紺

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

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

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

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竝封其子

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

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畧定臣無所  
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脩  
文邪迺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  
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  
擊平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干長  
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  
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  
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

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

東光今滄州縣也續

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己也已更擇國土令侯

無介然之憂乃更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

封純為東光侯純舊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

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

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

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

東郡也

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州今冀州縣也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訴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歛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

復封盱弟騰

續漢書云封  
騰高亭侯也

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邛識幾嚴城解扉

解猶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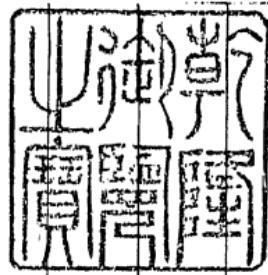
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

於危反委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薦而還也

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邛形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

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失軍而南還依任邛以成功



後漢書卷五十一

後漢書卷五十一 考證

邳彤傳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臣承蒼按是時王郎方據邯鄲其民安得送光武還長安邯鄲城三字必傳寫之訛通鑑考異作邯鄲勢成下文城主作成主亦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之民謂和成信都二郡也蓋承上文奮二郡之兵而言

後漢書卷五十一 考證